

《史记》选本丛书

史记抄

〔汉〕司马迁 著
〔明〕茅坤 编纂
王晓红 整理



创于1897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《史记》选本丛书 主编 丁德科 凌朝栋

史记抄

(汉) 司马迁 著
(明) 茅 坤 编纂
王晓红 整理

 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3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史记抄/(汉)司马迁著; (明)茅坤编纂; 王晓红整理. —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13
(《史记》选本丛书)
ISBN 978-7-100-10035-9

I. ①史… II. ①司… ②茅… ③王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古代史—纪传体②《史记》—注释③《史记》—译文
IV. ①K204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32620号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史记抄

(汉)司马迁 著
(明)茅坤 编纂
王晓红 整理

商务印书馆出版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商务印书馆发行
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
ISBN 978-7-100-10035-9

2013年11月第1版 开本 640×960 1/16
201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6 1/2

定价: 98.00元

“《史记》选本丛书”序言

张岂之

西汉史学家、文学家、思想家司马迁（前145或前135—前87?）所撰纪传体作品《史记》被誉为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，揭示了《史记》的历史学和文学价值，实际上，《史记》也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价值。多元性是《史记》这部经典文献的根本属性，这促使人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对《史记》及《史记》学史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。

中国史记研究会和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等研究团体及学人对《史记》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，成果丰硕；《史记》及其传播影响，也引起海外学者的重视，产生了一系列的作品。这些都是中华文明传承和弘扬中可喜可贺的现象。

在历史上，《史记》产生后，历朝历代对《史记》多有注疏、索隐、编选的工作，这些工作进一步增进了《史记》作为文化典籍的影响力。特别是《史记》选文，虽然大多从文学作品角度着手，但因为选本背后隐藏着一定的历史、文学、审美及思想文化观念，某种意义上选本不仅具有文学审美的功能，也具有思想文化的功能，更可以作为把握选文者思想观念的史料之一。《史记》及《史记》选本在历史编纂学、散文史以及思想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司马迁故里云集着一批从事《史记》及《史记》学研究的学者和研究团队。渭南师范学院《史记》研究团队就承担着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，成员多年来一直从事《史记》选本的调研与整理工作，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探讨《史记》一百三十篇中被广泛认可的文学精华、编选原则与学术价值。

近年来，《史记》选本有的已被整理，如南宋吕祖谦撰《史记详节》（完颜绍元整理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）、清人姚学田编选《史记菁华录》（王兴康整理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），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被整理，也不方便读者检索阅览。

渭南师范学院《史记》研究者们尝试编选“《史记》选本丛书”，用以弥补这个不足，努力为《史记》研究做些扎实细致的基础工作。他们近多年

II 史记抄

兢兢业业，四处奔波，搜集和校点整理《史记》选本文献，为推动《史记》研究的深化和细化作出了贡献。

这套“《史记》选本丛书”主要包括：明代凌稚隆《史记纂》（马雅琴教授整理）、茅坤《史记抄》（王晓红副教授整理），清代王又朴《史记七篇读法》（凌朝栋教授整理）、汤谐《史记半解》（韦爱萍教授整理）、储欣《史记选》（凌朝栋教授整理），民国时期王有宗《分段详注评点史记菁华录》（高军强讲师与凌朝栋教授整理）、中华书局1933年版《史记精华》（王麦巧副教授整理）、周宇澄《广注史记精华》（梁建邦教授、张晶讲师整理）。

凌稚隆《史记纂》，编刻于明万历年间。全书分为二十四卷，从《史记》中选文一百零二篇，附《报任少卿书》一篇。此书最大的特色是：采用节选加评点的形式，摄取《史记》精华；所选篇章节奏鲜明，条理清晰，内容集中，首尾照应，与天头批注、正文批点的形式相辅相成；编者学习、研究《史记》，知人论世，折射出不凡的见解；全书兼容并包，博览众采，资料丰富。整理底本为凌稚隆《史记纂》二十四卷，明万历己卯本。

茅坤《史记抄》共九十二卷，明万历三年自刻。编者从《史记》中选文九十八篇进行评点。此书最大的特点是：每篇作品皆施圈点和批评；用心独到，评论扼要，且多发明。编选者的评论，代表了明代学者评价《史记》的总倾向，诸如赞赏、推崇《史记》文章的审美价值，高度评价《史记》写人的艺术价值，肯定《史记》以风神取胜的艺术风格等。整理底本为茅坤《史记抄》九十一卷，明万历乙亥本，参校北图《史记抄》九十一卷、首一卷，《四库存目丛书》影印明万历三年自刻本。

王又朴《史记七篇读法》共二卷，从《史记》中选录《项羽本纪》、《外戚世家》、《萧相国世家》、《曹相国世家》、《淮阴侯列传》、《李将军列传》、《魏其武安侯列传》等七篇。此书最大的特色在于：编者既有对阅读方法的提示，又有对所选篇目艺术风格的鉴赏；提出了“一气读”、“分段细读”的阅读技巧；深入分析了司马迁写人的高超技艺及所蕴含的深刻用意。整理底本为王又朴选评《史记读法》（又名《史记七篇读法》）诗礼堂藏版，1754年刊本，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书。

汤谐《史记半解》，对《史记》中的六十八篇文章进行了注解。编者深谙太史公用意，主要从叙事、人物形象刻画、细节、段落、语言等方面探

讨《史记》文法笔力，为后人做了很好的导读；评析言论精辟老到，妙趣横生，引人深思，注重文脉，语言简洁明了，充满诗情画意，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整理底本为汤诒《史记半解》（不分卷），清康熙慎余堂1713年刻本。

储欣《史记选》，从《史记》中选录作品五十五篇。此选本最大的特色是：所选篇目以记载秦以后历史人物为主；重视选取《史记》中的书表；编者对于精彩部分用不同的符号加以圈点，并有大量的精彩评点。用语长短不一，恰到好处，或指出词句作用，或评点章法布局，或揭示史公深意，或探讨前后关联等；所选篇章末多有评语，盛赞史公文章精彩处，与文中评语形成照应。整理底本为储欣《史记选》六卷，乾隆癸巳（1773年）同文堂梓行刻本，每页十行，每行十五字，有原版书。

王有宗《分段详注评点史记菁华录》，完成于1924年。此版本优胜之处在于：大部分选文前均加“解题”部分，有助于读者对正文的理解；对所选篇章进行分段，便于读者较清楚地了解选文的层次；通过注释，疏通了文字注音、词义等障碍，以方便阅读。整理底本为王有宗《分段详注评点史记菁华录》六册，浙江达文印书馆1924版，有原书。

《史记精华》是中华书局1914年辑校的《史记》选本。全书共选录《史记》九十九篇。这些篇目的取舍原则为历史性、思想性、文学性。此书收录了多家评点，侧重对人物、历史事件、文章艺术手法、思想倾向等进行详尽的评论和说明；对同一人物、历史事件的点评，则以文采、语言、思想为主要内容，尽可能为读者提供精华性的评语。中华书局《史记精华》，1914年第一版，本次整理依据1937年版，西北大学图书馆藏书影印版，参校1933年版。

周宇澄《广注史记精华》，是民国时期出版的《史记》读本中重要的一部。全书共选录《史记》本纪、表、世家、列传中三十二篇文章，分为三十四个题目。此选本最大的特点是：选取《史记》中文学色彩浓烈、偏重于人物、事件和描写精彩的篇章；对所选文章进行“划分段落，将难字注以音义，其有典故疑义者，一律注释，使读者一目了然”；注释详尽，有很强的可读性；编者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了明晰的段落划分和断句，体现了编者对《史记》的理解和思想观点。整理底本选用周宇澄《广注史记精华》，世界

IV 史记抄

书局1943年版。

这些选本，均是影响较大、流传较广的《史记》选本，内容丰富，各具特色，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和参考价值。

在整理过程中，整理者尽可能搜集多种版本，认真选择工作底本，并主要参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点校本《史记》进行整理，包括段落划分与标点，文字出入较大者则予以注释。忠实原作、方便当代读者阅读是整理者坚持的主要原则，比如改竖排版为横排版，繁体字为简化字，便考虑到读者的阅读习惯与需要。选本评点中的总评、评注、行批、夹批等，则尽量标注在原作相应的位置，以尽可能反映底本的原貌。底本中明显的错字，则采用加“按”的形式标明。难能可贵的是，整理者在点校整理的同时，还对《史记》选本所折射的思想文化精神进行了研读，并在简介中作了扼要论述。

当然，古籍的点校整理是一项科学严谨、费时费力的工作，而且往往难以避免讹误乖错，在这方面，欢迎读者朋友在阅读中对该丛书的版本甄别以及具体点校整理工作，提出积极的合理化建议，以不断推陈出新，力臻完善。

该研究团队原本设想还要进一步选编和整理日本、韩国、美国等学者的《史记》选本，我们愿意乐观其成。希望“《史记》选本丛书”的编校整理工作为进一步系统研究司马迁的思想学术、《史记》及《史记》学作出积极贡献，为推介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砖添瓦。

是为序。

2013年3月于

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

前 言

《史记》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，西汉史学家司马迁（约公元前145年—约前86年）撰。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，下至汉武帝共三千多年的历史。与后来的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合称“前四史”。

《史记》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“正史”所传承，称为“二十四史”之首。同时，《史记》又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，被鲁迅誉为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，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。

《史记》的传播经历了曲折的历史过程。《史记》成书后，由于它“是非颇谬于圣人，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，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，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。”（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），在两汉时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“谤书”。东汉中期以前，《史记》只是在社会上层极小范围内传播。中期以后才逐渐流传开来。《史记》研究自此开创，但专门研究《史记》的著作极少，大都是些片言只语，零星段落。到唐代，尊《史记》为正史之首，从而奠定了《史记》在史学史上的地位，《史记》研究迈出了坚实的一步。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，文人们对《史记》给予了高度重视，著名散文家韩愈、柳宗元等都对《史记》特别推崇。注释和评价《史记》的书也接连不断出现，司马贞《史记索隐》、张守节《史记正义》，是其中贡献最大的。这两部书和南朝刘宋时裴骃所作《史记集解》，被后人合称为《史记》三家注，是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最早的、也是最重要的《史记》注本。到了宋代，刻《史记》和评《史记》成为这一时期《史记》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。《史记》被大量刊印，欧阳修、郑樵、洪迈、王应麟、王若虚、三苏、二程等数十位文人学者，都对《史记》作过认真的分析评论。

宋代开创的评论《史记》的风气，到了明代蔚为壮观。明人在《史记》研究方面最显著的特色便是评点《史记》。明代由评点《史记》而掀起的评点高潮，将先秦两汉的散文评点殆尽，而《史记》则是评点率最高的一本书，评点者达八十多位。除综合性的评论外，大部分是逐篇评点批注，即“评点”、“评抄（钞）”，此类著作凡三十余种，如杨慎《史记题评》、唐顺之《荆川先生精选批点史记》、董份《史记评钞》、何孟春《史记评钞》、王慎中

VI 史记抄

《史记评钞》、钟惺《钟敬伯评史记》、茅坤《史记抄》等。在明代《史记》评点之中，尤以茅坤、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成绩最著，影响最大。茅坤《史记抄》，见解独到，评论肯要，且多发明。

茅坤（1512—1601），明代散文家、藏书家。字顺甫，号鹿门，归安（今浙江吴兴）人，亦是明末儒将茅元仪祖父。茅坤文武兼长，雅好书法，提倡学习唐宋古文，反对“文必秦汉”，与王慎中、唐顺之、归有光等被视为“唐宋派”的代表人物。他编选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，对韩愈、欧阳修和苏轼尤为推崇。《明史·茅坤传》说：“其书盛行海内，乡里小儿无不知有茅鹿门者。”茅坤今存《白华楼置稿》十一卷、《史记抄》、《玉芝山房稿》二十二卷、《耄年录》七卷，以及《浙江分署纪事本末》、《纪剿除徐海本末》等。有《茅鹿门集》行世。

茅坤《史记抄》凡九十二卷（包括首一卷），明万历三年（1575）茅坤自刻，20世纪90年代编刊的《四库存目丛书》史部所著录，便是这家刻本。茅坤《与唐凝庵礼部书》称“《史记抄》一百卷，亦仆手为镌评者”，只是泛举成数，实际上只有九十二卷。《史记抄》的初刻本，一本今藏北京国家图书馆，另一本藏浙江图书馆。自上世纪90年代，《四库存目丛书》据此九十二卷的初刻本影印行世，遂令《史记抄》的真实面目显白于世。

《史记抄》正文凡九十一卷，包括本纪七卷、书八卷、表一卷（《史记》十表各录其论，成《史记抄》卷之八）、世家十六卷、列传五十八卷、《太史公自叙》一卷，基本收罗《史记》正文的大部分。每篇作品皆施圈点和批评，体式与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相类。《史记抄》首一卷包括《刻〈史记抄〉引》、《〈史记抄〉凡例》、《读〈史记〉法》。《刻〈史记抄〉引》交代成书的经过，强调评点、批注皆为长时间诵读和思量的心得。《〈史记抄〉凡例》具体阐述了采录的准则，说明了评点符号的运用。《读〈史记〉法》对选录《史记》篇什逐一加以总体评介。

茅坤对《史记》的艺术成就给予高度评价，认为“屈宋以来，浑浑噩噩，如长川大谷，探之不穷，揽之不竭，蕴藉百家，包括万代者，司马子长之文也”。茅坤的评论，可以说代表了当时明代学者评价《史记》的总倾向。

《史记》一书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，它含蓄精练，叙事整齐而又错综复杂。茅坤在《史记抄》中已从诸多方面体察到《史记》的审美价值，情不自

禁地备加赞赏、推崇。《史记抄》卷首《读〈史记〉法》指出：“种种形神，无所不备”，“风调之遒逸，摹写之玲珑，神髓之融液，情事之悲愤，则又千年以来所绝无者。即如班掾，便多崖壑矣”。在《茅鹿门集》卷三，他进一步论述：“今人读《游侠传》，即欲轻生；读《屈原贾谊传》，即欲流涕；读《庄周》《鲁仲连传》，即欲遗世；读《李广传》，即欲立斗；读《石建传》，即欲俯躬；读《信陵》、《平原君传》，即欲养士。若此者何哉？盖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故也，而固非区区字句之激射者也。”《史记》文字表述之美的深层原因乃在于作者司马迁得其情而肆于心，困于其中而肆于其外。

《史记》文章之美，还在于司马迁在“实录”的基础上，成功地运用文学手法，塑造刻画了一大批历史人物形象。茅坤在《史记抄》中，对《史记》的写人艺术给予高度评价。卷首《读〈史记〉法》中，即从个性化角度总体上分析了《史记》中的历史人物形象，赞赏司马迁刻画人物“摹画绝佳”，“详画以差”，“言人人殊”，“各得其解”，有如“善写生者春华秋卉，并中神理矣”。同时指出，太史公写人时不是单纯地记录人物的行迹，而是在人物塑造上贯注了作者强烈的主观思想感情，特别看重那些悲剧人物。诸如“伯夷、屈原，则太史公所得之悲歌，慨者尤多”，“诸将中最怜者，李广之死与卫、霍以内宠益封，故文多感歎”，此皆太史公所慨于心者。

对《史记》的艺术风格，茅坤有自己独到的见解，认为《史记》之文以风神取胜，遂用“遒逸疏宕”四字来概括。他在《史记抄》卷首《刻〈史记抄〉引》中对这种风格有精辟而生动的说明：“譬之韩、白提兵而战河山之间，当其壁垒部曲，旌旗钲鼓，左提右挈，中权后劲，起伏翱翔，倏忽变化，若一夫剑舞于曲旂之上，而无不如意者。西京以来，千年绝调也。即如班掾《汉书》严密过之；而所当疏宕遒逸，令人读之，杳然神游于云幢羽衣之间，所可望而不可挹者。”

茅坤的《史记钞》是一个很好的《史记》选注本，具有重要的阅读、研究和参考价值。可惜长期以来未能整理成为广大读者，尤其是《史记》爱好者迫切需要《史记抄》的校勘整理本。

《史记抄》校勘所用底本为明万历三年（1575）茅坤自刻本。在校勘过程中，为适应当今读者需求，我们将繁体字改为简化字。《史记抄》中《史

VIII 史记抄

记》原文标点、分段主要参考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点校本。评点中的总评、评注、行批、夹批等尽量标注在原作的相应位置，《史记抄》正文中评点符号一一标出。评注文字漫漶不可辨认者，用黑框（“■”）标出。对原选注本存在的与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点校本不同之处，采用加注按语的方式，一一指出。为排版方便，将《史记抄》中双行夹注的评语改为单行。

我们希望通过《史记抄》的校勘，为读者提供一个学习和研究《史记》的选读本，为进一步传播《史记》、研究《史记》聊尽绵薄。

刻《史记抄》引

予少好读《史记》，数见缙绅学士摹画《史记》为文辞，往往专求之句字、音响之间，而不得其解。譬之写像者，特于须、眉、颧、颊、耳、目、口、鼻、貌之外见者耳，而其中之“神”与怒而裂眦、喜而解颐、悲而疾首、思而抚膺，孝子慈孙之所睹而潸然涕洟，骚人墨士之所凭而凄然吊且赋者，或耗焉未之及也。予独疑而求之，求之而不得，数手其书而镌注之三四过。已而移官南省，时予颇喜自得其解，稍稍詮次，辄为好事者所携去，遂失故本。顷罢官归，复以督训儿辈为文辞，其所镌注者如此。

予按太史公所为《史记》百三十篇，除世所传褚先生别补十一篇外，其他帝王世系或多舛讹；制度沿革或多遗佚；忠贤本末或多放失；其所论大道而折中于六艺之至，固不能尽如圣人之旨。而要之，指次古今，出风入骚，譬之韩、白提兵而战河山之间，当其壁垒部曲，旌旗钲鼓，左提右挈，中权后劲，起伏翱翔，倏忽变化，若一夫剑舞于曲旃之上而无不如意者。西京以来，千年绝调也！即如班掾《汉书》严密过之，而所当疏宕道逸，令人读之杳然神游于云幢羽衣之间，所可望而不可挹者。予窃疑班掾犹不能登其堂而洞其窍也，而况其下者乎！唐以来，独韩昌黎为文极力饴画，不可不谓之同工也！间按《顺宗皇帝实录》与《秦始皇纪》，读之夔不相及，抑可概见其微矣。

予尝梦共太史公抽书石室中，而为指画，梦中若解。已而梦醒，则亦无一言于眉睫之间者。予愧今所镌引殆亦说梦之余者耳。杨子云尝谓颜子苦孔之卓。嗟乎！予于公欲求其苦之卓也且不可得矣，而敢他望乎？予姑刻而存之斋中，以俟后之好读其书而能求其至者。

《钞（抄）》凡若干卷，按故本特什之七，详见凡例中，故不赘。

万历乙亥冬十月望日，归安茅坤书于白华楼中

《史记抄》凡例

凡一篇本末大旨，则挈而镌之本题之下。

凡系一事之大体或提案或结案及文之一切紧要处，则长抹或镌于其旁，或数十字以上则分两行注。

凡书官爵、书国、书攻城邑、书灾异、书年、书一切吃紧字面，则短抹。

凡非史迁原文与褚先生辈所补者，不录；间录一二段有情事相关者耳。

凡不及录全文而间有文旨隽永者，亦为摘录。

凡据愚见所及或与太史公相出入处亦必镌之，以质世之有识者。

凡文之最佳处则圆圈，次则长圈，又次则点。

按近代诸名家批点（如杨升庵），特句字与情事奇异者耳；惟荆川镌注处似得其解，故不忍遗，故特加一小圈于其上，以别之。

附读《史记》法

班掾所评太史公，已为百世定论；然其上下数千年间，大略各有所本。

纪三皇五帝处，去上古既远，无文可考，故所载于篇者多不可读，仅录《黄帝纪》一首。其纪唐虞三代处，大都本《尚书》，仅录《周纪》起后稷立国至武王定商处，以存太史公纪帝王之概云。《秦纪》录始皇及二世，由太史公去秦未远，而于汉为胜国，本无忌讳，故得以恣情摹画，文最精悍。项羽本草莽，不当列之帝王纪，其所载次并本《楚汉春秋》及当时故老所口传者，情曲而详，大都如画。《高祖纪》按年而纪，纪入秦灭项时，文甚工，即帝位以后多疏阔矣。惠帝以后所次事多散逸、讳忌，独吕后称制与孝文代来初并文帝遗诏可观，故撮录之。《景帝纪》，予按太史公作《景帝本纪》，极言其短，及武帝过览，武帝怒而削去之。后坐举李陵降匈奴，下太史公蚕室。此纪乃元成间褚先生补之，非太史公本书也。《汉武帝纪》并本《封禅书》而已，窃谓武帝多雄材大略，又太史公所躬睹本末，何漫至此？愚意孔子修《春秋》而当时卿大夫犹有欲害之者，岂腐刑以后，太史公多戒心，遂毁其书而不出耶？即如文景间，亦每年仅录所下明诏与系时事之大者而已。朝廷之大政大议，特条见于将相名臣传记中，不敢详次如《秦纪》，予窃谓太史公未定之书也，故皆不录。

《三代世表》，予间按欧阳公所论帝王世系多讹，已为确论。《十二诸侯年表》、《六国年表》、《秦楚际月表》、《汉兴以来诸侯年表》、《高祖功臣年表》、《惠景侯者年表》、《建元以来侯者年表》、《汉兴以来将相功臣年表》，予各录其论一篇，所次当世得失可概见矣。

八书惟《平准》、《封禅》为最。《河渠》次之。《天官》则本唐都，故其次。诸星纬处颇明。而律历则以汉去古未远，畴人弟子及禘灶、梓慎、甘、石诸家所传犹有存者，故多精微之旨，予故各录论一首。至于《礼书》则本荀卿，《乐书》则本《乐记》。况汉兴未遑而礼崩乐坏特甚，太史公之论著殊卤莽矣。姑撮录引之首者，以存其概云。大较汉一天下后，疮痍未复，制度疏阔，而太史公于当时南北军兵制及丞相、太尉以下职官，诸侯王刻符定封、得失一切纪纲文章之大者，犹多遗佚，殊为可惜。

XII 史记抄

世家。诸世家大略并采《世本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，而吴、卫、晋、越、赵、魏及田敬仲内外多变故，所载次焯然，予故全录。别有《齐世家》，襄公下及庄公并以淫嬖相篡弑，而其前后情事可监，故亦删录。孔子虽圣德，本不当列世家，而次孔子本末处亦非知孔子者，仅录小论一首。陈涉特草昧锄耰之夫而乱天下耳，以之并系世家缪矣；然乱秦本末颇详。又齐悼惠、萧相国、曹相国、留侯、陈丞相、绛侯、三王诸世家，文并可观。大略太史公去高祖特数十年，所及考镜开国功臣时事甚详，故篇中点次如画，予并录之。

列传七十。凡太史公所本《战国策》者，文特嫖姚跌宕。如传刺客，则聂政、荆轲；如传公子，则信陵、平原、孟尝；他如传谋臣战将，则商鞅、伍胥、苏秦、张仪、范雎、蔡泽、吕不韦、春申、司马穰苴、孙武、吴起、乐毅、廉颇、蔺相如、赵奢、李牧、田单、白起、王翦、李斯、蒙恬。虽不尽出《战国策》，而秦汉相间不远，故文献犹足，章章著明，太史摹画绝佳。而伯夷、屈原，则太史公所得之悲歌慨者尤多，故又别为变调也。

其入汉以后，太史公所最不满当时情事者，汉开边衅及酷吏残民，故次匈奴、大宛并郅都以下文特精悍。太史公自以救李陵犯主上，并无故人宾客出救，又贫不能赎，卒下蚕室，故于剧孟、鲁朱家之任侠，于猗顿、卓氏辈之货殖，俱极摹画。诸将中所最怜者，李广之死与卫、霍以内宠益封，故文多感歎。淮阴、黥布之特将，樊、灌以下之偏裨，详画以差。他如张耳、陈馥，则感其两人以刎颈之交相贼杀。窦婴、田蚡、灌夫，则感其三人以宾客之结相倾危。酈食其、陆贾、朱建之客游，刘敬、叔孙通之献纳，季布、栾布之节侠，袁盎、晁错之刑名，张释之、冯唐、韩长孺之正议，石奋、卫绾、直不疑之谨厚，淮南、衡山之悖乱，汲黯、郑当时之伉声：此皆太史公所慨于心者。言人人殊，各得其解，譬如善写生者春华秋卉，并中神理矣。他如老庄、管晏辈列传，虽未尽其旨，或姑录之；如樗里、穰侯以下不能尽录者，间或按其简端有镌注者，别为录出，以便观览。

读太史公传记，如与其人从游而深交之者。此等处须痛自理会，方能识得真景且太史公所擅。秦汉以来，文章之宗者何？惟以独得其解云耳。每读其二三千言之文，如堪舆家之千里来龙，到头只求一穴。读其小论或断言只简之文，如蜉蝣蟻蠓之生，种种形神无所不备。读前段便可识后段结案处，

读后段便可追前段起案处；于中欲损益一句一字处，便如于匹练中抽一缕，自难下手。此皆太史公所独得其至，非后人所及。风调之遒逸，摹写之玲珑，神髓之融液，情事之悲愤，则又千年以来所绝无者。即如班掾，便多崖锺矣。魏晋唐宋以下，独欧阳永叔得其什之一二；虽韩昌黎之雄，亦由自开门户，到叙事变化处不能入其堂奥；惟《毛颖传》则几几耳。予于此不能无感。

《史记抄》各种符号标识说明

为了更好地保留底本原貌及方便现代读者阅读，对底本的标识符号有的依底本标识符号标出，有的用其他符号代替。具体如下：

一、按凡例：凡文之最佳处则圆圈，次则长圈，又次则点。

凡文之最佳处则双下划线。如：初欲弃之，因名曰弃。（《周本纪》）

次则粗波浪线。如：太师疵、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（《周本纪》）

又次则点。原文有实心点、空心点两种。

凡书中实心点用点式下划线标示。如：见巨人迹（《周本纪》）

凡书中空心点用单线下划线标示。如：使使衣羽衣（《封禅书》）

二、按凡例：凡系一事之大体或提案或结案及文中一切紧要处，则长抹，或镌于其旁，或数十字以上则分两行注。

凡书官爵、书国、书攻城邑、书灾异、书年、书一切吃紧，字面则短抹。

原文中长抹、短抹，有实心粗下划线和空心粗下划线两种。

凡书中实心粗下划线用实心粗下划线标示。如：公刘之业（《周本纪》）

凡书中空心粗下划线用双波浪线下划线标示。如：作琅邪台，立石刻（《秦始皇本纪》）

三、按凡例：接近代诸名家批点（如杨升庵），特句字与情事奇异者耳，惟荆川镌注处似得其解，故不忍遗，故特加一小圈于其上，以别之。

凡书中此种情况，●加一小实心圈。

如：太史公曰：五帝、三代之记，尚矣●。自殷以前●诸侯不可得而谱●，周以来乃颇可著●。（《三代世表》）

四、凡书中作者批注漫漶不辨者，用黑框（“■”）代替。